

第十七回

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

话说鲁庄公大败齐师，乃问于曹刿曰：“卿何以一鼓而胜三鼓，有说乎？”曹刿曰：“夫战以气为主，气勇则胜，气衰则败。鼓，所以作气也。一鼓气方盛，再鼓则气衰，三鼓则气竭。吾不鼓以养三军之气，彼三鼓而已竭，我一鼓而方盈，以盈御竭，不胜何为？”庄公曰：“齐师既败，始何所见而不追，继何所见而追？请言其故。”曹刿曰：“齐人多诈恐有伏兵，其败走未可信也。吾视其辙迹纵横，军心已乱，又望其旌旗不整，急于奔驰，是以逐之。”庄公曰：“卿可谓知兵矣！”乃拜为大夫，厚赏施伯荐贤之功。髯翁有诗云：

强齐压境举朝忧，韦布谁知握胜筹？

莫怪边庭捷报杳，繇来肉食少佳谋。

时周庄王十三年之春。齐师败归，桓公怒曰：“兵出无功，何以服诸侯乎？”鲍叔牙曰：“齐、鲁皆千乘之国，势不相下，以主客为强弱。昔乾时之战，我为主，是以胜鲁。今长勺之战，鲁为主，是以败于鲁。臣愿以君命乞师于宋，齐、宋同兵，可以得志。”桓公许之，乃遣使行聘于宋，请出宋师。宋闵公捷，自齐襄公时，两国时常共事，今闻小白即位，正欲通好，遂订师期，以夏六月初旬，兵至郎城相会。

至期，宋使南宫长万为将，猛获副之，齐使鲍叔牙为将，仲孙湫副之，各统大兵，集于郎城，齐军于东北，宋军于东南。鲁庄公曰：“鲍叔牙挟忿而来，加以宋助，南宫长万有触山举鼎之力，吾国无其对手，两军并峙，互为犄角，何以御之？”大夫公子偃进曰：“容臣自出覘其军。”还报曰：“鲍叔牙有戒心，军容甚整，南宫长万自恃其勇，以为无敌，其行伍杂乱。倘自雩门窃出，掩其不备，宋可败也。宋败，齐不能独留矣。”庄公曰：“汝非长万敌也。”公子偃曰：“臣请试之。”庄公曰：“寡人自为接应。”

公子偃乃以虎皮百余，冒于马上，乘月色朦胧，偃旗息鼓，开雩门而出。将近宋营，宋兵全然不觉。公子偃命军中举火，一时金鼓喧天，直前冲突，火光之下，遥见一队猛虎咆哮，宋营人马，无不股栗，四下惊皇，争先驰奔。南宫长万虽勇，争奈车徒先散，只得驱车而退。鲁庄公后队已到，合兵一处，连夜追逐。到乘邱地方，南宫长万谓猛获曰：“今日必须死战，不然不免。”猛获应声而出，刚遇公子偃，两下对杀。南宫长万挺着长戟，直撞入鲁侯大军，逢人便刺。鲁兵惧其骁勇，无敢近前。庄公谓戎右颡孙生曰：“汝素以力闻，能与长万决一胜负乎？”颡孙生亦挺大戟，径寻长万交锋。庄公登轼望之，见颡孙生战长万不下，顾左右曰：“取我金仆姑来！”金仆姑者，鲁军府之劲矢也。左右捧矢以进，庄公搭上弓箭，觑得长万亲切，飏的一箭，正中右肩，深入于骨。长万用手拔箭，颡孙生乘其手慢，复尽力一戟，刺透左股。长万倒撞于地，急欲挣扎，被颡孙生跳下车来，双手紧紧按定，众军一拥上前擒住。猛获见主将被擒，弃车而逃。鲁庄公大获全胜，鸣金收军，颡孙生解长万献功。长万肩膀被创，尚能挺立，毫无痛楚之态。庄公爱其勇，厚礼待之。鲍叔牙知宋师失利，全军而返。

是年，齐桓公遣大行隰朋，告即位于周，且求婚焉。明年，周使鲁庄公主婚，将王姬下嫁于齐。徐、蔡、卫各以其女来媵。因鲁有主婚之劳，故此齐鲁复通，各捐两败之辱，约为兄弟。其秋，宋大水，鲁庄公曰：“齐既通好，何恶于宋？”使人吊之。宋感鲁恤灾之情，亦遣人来谢，因请南宫长万，鲁庄公释之归国。自此三国和好，各消前隙。髡翁有诗曰：

乾时长勺互雄雌，又见乘邱覆宋师。

胜负无常终有失，何如修好两无危？

却说南宫长万归宋，宋闵公戏之曰：“始吾敬子，今子鲁囚也，吾弗敬子矣。”长万大惭而退。大夫仇牧私谏闵公曰：“君臣之间，以礼相交，不可戏也。戏则不敬，不敬则慢，慢而无礼，悖逆将生，君必戒之！”闵公曰：“孤与长万习狎，无伤也。”

再说周庄王十五年，王有疾，崩。太子胡齐立，是为僖王，讣告至宋。时宋闵公与宫人游于蒙泽，使南宫长万掷戟为戏。原来长万有一绝技，能掷戟于空中，高数丈，以手接之，百不失一。宫人欲观其技，所以闵公召长万同游。长万奉命耍弄了一回，宫人都夸奖不已。闵公微有妒恨之意，命内侍取博局与长万决赌，以大金斗盛酒为罚。这博戏却是闵公所长。长万连负五局，罚酒五斗，已醉到八九分地位了，心中不服，再请覆局。闵公曰：“囚乃常败

之家，安敢复与寡人赌胜？”长万心怀惭忿，嘿嘿无言。忽宫侍报道：“周王有使命到。”闵公问其来意，乃是报庄王之丧，且告立新王。闵公曰：“周已更立新王，即当遣使吊贺。”长万奏曰：“臣未睹王都之盛，愿奉使一往！”闵公笑曰：“宋国即无人，何至以囚奉使？”宫人皆大笑。长万面颊发赤，羞变成怒，兼乘酒醉，一时性起，不顾君臣之分，大骂曰：“无道昏君，汝知囚能杀人乎？”闵公亦怒曰：“贼囚！怎敢无礼！”便去抢长万之戟，欲以刺之。长万也不来夺戟，径提博局，把闵公打倒。再复挥拳，呜呼哀哉，闵公死于长万拳下。宫人惊散。长万怒气犹勃勃未息，提戟步行，及于朝门，遇大夫仇牧，问：“主公何在？”长万曰：“昏君无礼，吾已杀之矣。”仇牧笑曰：“将军醉耶？”长万曰：“吾非醉，乃实话也。”遂以手中血污示之。仇牧勃然变色，大骂：“弑逆之贼，天理不容！”便举笏来击长万。怎当得长万有力如虎，掷戟于地，以手来迎，左手将笏打落，右手一挥，正中其头，头如齏粉，齿折，随手跃去，嵌入门内三寸，真绝力也！仇牧已死，长万乃拾起画戟，缓步登车，旁若无人。宋闵公即位共十年，只因一句戏言，遂遭逆臣毒手。春秋世乱，视弑君不啻割鸡，可叹，可叹！史臣有《仇牧赞》云：

世降道，纲常扫地。堂帘不隔，君臣交戏。君戏以言，臣戏以戟。

壮哉仇牧，以笏击贼。不畏强御，忠肝沥血。死重泰山，名光日月。太宰华督闻变，挺剑登车，将起兵讨乱，行至东宫之西，正遇长万，长万并不交言，一戟刺去，华督坠于车下，又复一戟杀之。遂奉闵公之从弟公子游为君，尽逐戴、武、宣、穆、庄之族。群公子出奔萧，公子御说奔亳。长万曰：“御说文而有才，且君之嫡弟，今在亳，必有变。若杀御说，群公子不足虑也。”乃使其子南宫牛同猛获率师围亳。

冬十月，萧叔大心率戴、武、宣、穆、庄五族之众，又合曹国之师救亳。公子御说悉起亳人，开城接应。内外夹攻，南宫牛大败被杀，宋兵尽降于御说。猛获不敢回宋，径投卫国去了。戴叔皮献策于御说：“即用降兵旗号，假称南宫牛等已克亳邑，擒了御说，得胜回朝。”先使数人一路传言，南宫长万信之，不做准备。群公子兵到，赚开城门，一拥而入，只叫：“单要拿逆贼长万一人，余人勿得惊慌。”长万仓忙无计，急奔朝中，欲奉子游出奔。见满朝俱是甲士填塞，有内侍走出，言：“子游已被众军所杀。”长万长叹一声，思列国惟陈与宋无交，欲待奔陈。又想家有八十余岁老母，叹曰：“天伦不可弃也。”复翻身至家，扶母登辇，左手挟戟，右手推辇而行，斩门而出，其行如风，无人敢拦阻者。宋国至陈，相去二百六十余里，长万推辇，一日便到，如

此神力，古今罕有。却说群公子即杀子游，遂奉公子御说即位，是为桓公。拜戴叔皮为大夫，选五族之贤者，为公族大夫，萧叔大心仍归守萧，遣使往卫，请执猛获，再遣使往陈，请执南宫长万。公子目夷时止五岁，侍于宋桓公之侧，笑曰：“长万不来矣。”宋公曰：“童子何以知之？”目夷曰：“勇力人所敬也，宋之所弃，陈必庇之。空手而行，何爱于我？”宋公大悟，乃命赍重宝以赂之。

先说宋使至卫，卫惠公问于群臣曰：“与猛获，与不与孰便？”群臣皆曰：“人急而投我，奈何弃之？”大夫公孙耳谏曰：“天下之恶，一也。宋之恶，犹卫之恶，留一恶人，于卫何益。况卫宋之好旧矣，不遣获宋必怒。庇一人之恶而失一国之欢，非计之善也。”卫侯曰：“善。”乃缚猛获以畀宋。

再说宋使至陈，以重宝献于陈宣公。宣公贪其赂，许送长万。又虑长万绝力难制，必须以计困之。乃使公子结谓长万曰：“寡君得吾子，犹获十城，宋人虽百请，犹不从也。寡君恐吾子见疑，使结布腹心。如以陈国褊小，更适大国，亦愿从容数月，为吾子治车乘。”长万泣曰：“君能容万，万又何求？”公子结乃携酒为欢，结为兄弟。明日长万亲至公子结之家称谢。公子结复留款，酒半，大出婢妾劝酬。长万欢饮大醉，卧于坐席。公子结使力士以犀革包裹，用牛筋束之，并囚其老母，星夜传至于宋。至半路，长万方醒，奋身蹴踏，革坚缚固，终不能脱。将及宋城，犀革俱被挣破，手足皆露于外，押送军人以槌击之，胫骨俱折。宋桓公命与猛获一同绑至市曹，刳为肉泥，使庖人治为醢，遍赐群臣曰：“人臣有不能事君者，视此醢矣！”八十岁老母，亦并诛之。髯翁有诗叹曰：

可惜赳赳力绝伦，但知母子昧君臣。

到头骈戮难追悔，好谗将来造逆人。

宋桓公以萧叔大心有救亳之功，升萧为附庸，称大心为萧君。念华督死难，仍用其子家为司马，自是华氏世为宋大夫。

再说齐桓公自长勺大挫之后，深悔用兵。乃委国管仲，日与妇人饮酒为乐。有以国事来告者，桓公曰：“何不告仲父？”时有竖貂者，乃桓公之幸童。因欲亲近内庭，不便往来，乃自宫以进。桓公怜之，宠信愈加，不离左右。又齐之雍邑人名巫者，谓之雍巫，字易牙，为人多权术，工射御，兼精于烹调之技。一日，卫姬病，易牙和五味以进，卫姬食之而愈，因爱近之。易牙又以滋味媚竖貂，貂荐之于桓公，桓公召易牙而问曰：“汝善调味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桓公戏曰：“寡人尝鸟兽虫鱼之味几遍矣，所不知者，人肉味何如耳？”

易牙既退，及午膳，献蒸肉一盘，嫩如乳羊，而甘美过之。桓公食之尽，问易牙曰：“此何肉，而美至此？”易牙跪而对曰：“此人肉也。”桓公大惊，问：“何从得之？”易牙曰：“臣之长子三岁矣。臣闻‘忠君者不有其家。’君未尝人味，臣故杀子以适君之口。”桓公曰：“子退矣！”桓公以易牙为爱己，亦宠信之，卫姬复从中称誉。自此竖貂、易牙内外用事，阴忌管仲。至是，竖貂与易牙合词进曰：“闻‘君出令，臣奉令’，今君一则仲父，二则仲父，齐国疑于无君矣。”桓公笑曰：“寡人于仲父，犹身之有股肱也。有股肱方成其身，有仲父方成其君。尔等小人何知？”二人乃不敢再言。管仲秉政三年，齐国大治。髡仙有诗云：

疑人勿用用无疑，仲父当年独制齐。

都似桓公能信任，貂巫百口亦何为？

是时楚方强盛，灭邓、克权、服随、败郢、盟绞、役息，凡汉东小国，无不称臣纳贡。惟蔡恃与齐侯婚姻，中国诸侯通盟同兵，未曾服楚。至文王熊赀，称王已及二世，有斗祈、屈重、斗伯比、鬬章、斗廉、鬬拳诸人为辅，虎视汉阳，渐有侵軼中原之意。

却说蔡哀侯献舞，与息侯同娶陈女为夫人。蔡娶在先，息娶在后。息夫人姊氏有绝世之貌，因归宁于陈道经蔡国。蔡哀侯曰：“吾姨至此，岂可不一相见？”乃使人要至宫中款待，语及戏谑，全无敬客之意，息姊大怒而去。及自陈返息，遂不入蔡国。息侯闻蔡侯怠慢其妻，思有以报之，乃遣使入贡于楚，因密告楚文王曰：“蔡恃中国，不肯纳款。若楚兵加我，我因求救于蔡，蔡君勇而轻，必然亲来相救。我因与楚合兵攻之，献舞可虏也。既虏献舞，不患蔡不朝贡矣。”楚文王大喜，乃兴兵伐息。息侯求救于蔡，蔡哀侯果起大兵，亲来救息。安营未定，楚伏兵齐起，哀侯不能抵当，急走息城。息侯闭门不纳，乃大败而走。楚兵从后追赶，直至莘野，活虏哀侯归国。息侯大犒楚军，送楚文王出境而返。蔡哀侯始知中了息侯之计，恨之入骨。

楚文王回国，欲杀蔡哀侯烹之，以飨太庙。鬬拳谏曰：“王方有事中原，若杀献舞，诸侯皆惧矣。不如归之，以取成焉。”再四苦谏，楚文王只是不从。鬬拳愤气勃发，乃左手执王之袖，右手拔佩刀拟王曰：“臣当与王俱死，不忍见王之失诸侯也！”楚王惧，连声曰：“孤听汝！”遂舍蔡侯。鬬拳曰：“王幸听臣言，楚国之福。然臣而劫君，罪当万死，请伏斧钺！”楚王曰：“卿忠心贯日，孤不罪也。”鬬拳曰：“王虽赦臣，臣何敢自赦？”即以佩刀自断其足，大呼曰：“人臣有无礼于君者，视此！”楚王命藏其足于大府，“以识孤违谏之

过！”使医人疗治鬻拳之病，虽愈不能行走。楚王使为大阍，以掌城门，尊之曰太伯。遂释蔡侯归国，大排筵席，为之饯行，席中盛张女乐，有弹箏女子仪容秀丽，楚王指谓蔡侯曰：“此女色技俱胜，可进一觞。”即命此女以大觥送蔡侯，蔡侯一饮而尽，还斟大觥，亲为楚王寿。楚王笑曰：“君生平所见，有绝世美色否？”蔡侯想起息侯导楚败蔡之仇，乃曰：“天下女色未有如息妫之美者，真天人也。”楚王曰：“其色何如？”蔡侯曰：“目如秋水脸似桃花，长短适中举动生态，目中未见其二！”楚王曰：“寡人得一见息夫人，死不恨矣！”蔡侯曰：“以君之威虽齐姬、宋子，致之不难，何况宇下一妇人乎？”楚王大悦，是日尽欢而散。蔡侯遂辞归本国。

楚王思蔡侯之言，欲得息妫，假以巡方为名，来至息国。息侯迎谒道左，极其恭敬，亲自辟除馆舍，设大飧于朝堂，息侯执爵而前，为楚王寿。楚王接爵在手，微笑而言曰：“昔者寡人曾效微劳于君夫人，今寡人至此，君夫人何惜为寡人进一觞乎？”息侯惧楚之威，不敢违拒，连声唯唯，即时传语宫中。不一时，但闻环佩之声，夫人妫氏盛服而至，别设毡褥，再拜称谢，楚王答礼不迭。妫氏取白玉卮满斟以进，素手与玉色相映。楚王视之大惊。果然天上徒闻，人间罕见，便欲以手亲接其卮，那妫氏不慌不忙，将卮递与宫人，转递楚王，楚王一饮而尽，妫氏复再拜请辞回宫。楚王心念息妫，反未尽欢，席散归馆，寝不能寐。

次日，楚王亦设享于馆舍，名为答礼，暗伏兵甲。息侯赴席，酒至半酣，楚王假醉，谓息侯曰：“寡人有大功于君夫人，今三军在此，君夫人不能为寡人一犒劳乎？”息侯辞曰：“敝邑褊小，不足以优从者，容与寡小君图之。”楚王拍案曰：“匹夫背义，敢巧言拒我？左右何不为我擒下！”息侯正待分诉，伏甲猝起，薳章、斗丹二将，就席间擒息侯而縶之。楚王自引兵径入息宫，来寻息妫。息妫闻变，叹曰：“引虎入室，吾自取也。”遂奔入后园中，欲投井而死，被斗丹抢前一步牵住衣裾曰：“夫人不欲全息侯之命乎？何为夫妇俱死！”息妫嘿然。斗丹引见楚王，楚王以好言抚慰，许以不杀息侯，不斩息祀，遂即军中立息妫为夫人，载以后车。以其脸似桃花，又曰桃花夫人。今汉阳府城外有桃花洞，上有桃花夫人庙，即息妫也。唐人杜牧有诗云：

细腰宫里露桃新，脉脉无言几度春。

毕竟息亡缘底事，可怜金谷坠楼人！

楚王安置息侯于汝水，封以十家之邑，使守息祀，息侯忿郁而死，楚之无道至此极矣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